



黑龙江历史文化研究工程项目（01YB1308）

夫余历史研究文献 —— 汇编 ——

刘信君◎主 编
于 波◎副主编

②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黑龙江历史文化研究工程项目(01YB1308)

夫余历史研究文献 —— 汇编 ——

刘信君◎主 编
于 波◎副主编

②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夫余历史研究文献汇编

研 究 文 献

疆域与王城



夫余史地丛说

张博泉

夫余是在我国东北地区较早建立地方政权的民族之一，在汉朝受玄菟郡管辖。

根据《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魏书》《新唐书》以及《三国史记》等书的记载，夫余原非一部，有北夫余、东夫余和《后汉书》《三国志·魏志》以及《晋书·夫余传》的夫余。这里要讲的是后者，因只称夫余以与北夫余、东夫余等相区别。有关夫余历史地理问题，向来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有重新考察的必要。

一、《后汉书·东夷传》夫余国的来历

《逸周书·王会篇》附《商书·伊尹朝献》：“正东符娄”。王应麟《周书王会补注》谓：符是夫余，娄是挹娄。何秋涛《王会篇笺释》卷下亦主此说，并谓：“符即夫余，王会之濊人也。疾言曰符，徐言曰夫余，濊即夫余二字之合音”。李巡《尔雅·释地》注，所记九夷之五即鳧夷。《字汇补》：“鳧夷，东方国名，即夫余也”。

《史记·货殖列传》云：“北邻乌桓、夫余，东馆秽貊、朝鲜、真番之利”。《汉书·地理志》作“北隙乌桓、夫余，东贾真番之利”。这是说西汉时夫余与乌桓同在东北的北部，而濊貊、朝鲜、真番在东边。《后汉书·东夷传》：“夫余国，……本濊地也。”但又云：东明奔走“因至夫余而王之焉”。《魏略》亦云：“东明因都王夫余之地”。是证濊与夫余其义一，濊即夫余，夫余亦即濊。

《后汉书·东夷传》《论衡·吉验篇》及《魏略》，皆谓夫余的始建国者东明系出自北夷索（橐）离国，而其由北向南至濊人所居之地。《魏略》的记载是：

旧志又言,昔北方有稟离之国者,其王者侍婢有身,王欲杀之。婢云:“有气如鸡子来下我,故有身。”后生子,王捐之于溷中,猪以喙嘘之;徙置马兰,马以气嘘之;不死。王疑以为天子也。乃令其母收畜之,名曰东明,常令放马。东明善射,王恐夺其国也,欲杀之。东明走,南至施掩水,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东明得渡,鱼鳖乃解散,追兵不得渡。东明因都王夫余之地。

这段记载是关于东明南至濊地建立夫余国的经过,并暗示建立夫余国的亡人在其祖源关系上与朱蒙一样同是北夫余的后裔。这就揭示了夫余国的来历,以及濊王被夫余王所代替的历史事实。

稟离,王充《论衡·吉验》作橐离,《后汉书·东夷传》作索离,百衲本作高离。据岑仲勉认为古突厥文的 Bökli(莫离)即高丽,貂(貉)为 Bökli 的音省。^①唐礼言《梵语杂名》(八六八)高句丽为“Mukuri”,音译为“亩俱理”。《后汉书·东夷传》:“句骊一名貂耳,有别种,依小水为居,因名小水貂。出好弓,所谓貂弓是也”。貂应即莫离。《史记·朝鲜列传》《集解》引“徐广曰:番一作莫”。是高、番(毫)在历史发展上与莫(貉)有关。后来依文化进展之不同而有貉、高、番(毫)的不同称谓,其源均出自莫(貉)。

我认为《后汉书·东夷传》的北夷索离国,可能即《魏书·东夷传》之“豆莫娄”。《后汉书》李贤注:“索或作橐,音度洛反”。度洛离,可能即后来豆莫娄一音之所从出。豆莫娄,《新唐书》作达末娄。北夷索离国与豆莫娄或达末娄在史实的记载上也有吻合之处。

朱蒙出自北夫余,北夷索离国亦有与朱蒙相同的神话传说,东明、掩濊水(施掩水)与朱蒙、淹濊水全同,说明北夷索离国与朱蒙高句丽在祖源传说上是相同的,都与北夫余有关,因有相同的传说。

《魏书·豆莫娄传》:“在勿吉国北千里,……旧北夫余也。在失韦之东,东至于海。方二千里”。“旧北夫余”即朱蒙高句丽所自出的北夫余,在今辽宁省桓仁一带。“旧北夫余”是指豆莫娄所自出,意即豆莫娄为旧北夫余的遗人。他们为什么北徙到这里?《新唐书》记载:“达末娄(即豆莫娄),自言北扶余之裔,高丽灭其国,遗人度那河因居之”。这是关于达末娄之所自出、逃走经由的路线以及其所在地的简略记述。

在西晋以前,朱蒙、高句丽所破的夫余即东夫余。《三国史记》记载在高句丽大武神王无恤(《魏书·高句丽传》作莫来)时:“出师伐扶余,……杀其



王(带素),未灭其国”。东夫余经这次的攻击,已不能自存,王弟等逃窜他方。后人误认莫来所击破的夫余即《后汉书·东夷传》中夫余是不对的。《魏略》记载《后汉书·东夷传》中夫余,“其国殷富,自先世以来,未尝破坏”。《晋书》亦有相似记载。东夫余从祖源看也出自北夫余解慕漱,因之也可自言为北夫余之裔。豆莫娄应是被高句丽击破后的东夫余的一支,度那河建立豆莫娄国。

那河,据《魏书·乌洛侯传》是今嫩江、松花江和黑龙江的合称。这支逃至那河以北的“北夫余之裔”的遗人,即索离国。后魏为豆莫娄,唐为达末娄。他们逃到那河北(今松花江与黑龙江合流北)后,其王子东明又南渡施掩水(掩漉水)到濊地立国。施掩水(掩漉水),当即今黑龙江,后来的室建河、石里罕河的名称可能即源于此。

《三国志·魏志·东夷传》:“今夫余库有玉璧珪瓚,数代之物,传世以为宝,耆老言先代之所赐也。其印文言:濊王之印。国有故城名濊城,盖本濊貊之地,而夫余王其中,自谓亡人,抑有似也”。由此可见,在“夫余王其中”之前,其地已称“濊王”,并有“濊城”。北夷索离国约建立于公元前二十二年。高句丽破东夫余之后。《后汉书》记载夫余国王遣使奉贡,在东汉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夫余王东明王于濊地立夫余,当在两汉之际。北夫余之裔的东明由索离国南至濊地“王其中”,实际是夺取濊王而继统其地,此即《后汉书》中的夫余国。从此,濊王便由夫余王所代替了。

二、夫余的方位

夫余是个拥有“方二千里”的地方民族政权。夫余活动的中心及其方位,过去多认为在今农安、长春一带。这样的看法是把《后汉书·东夷传》中的夫余同后来渤海夫余府地混同起来造成的一种误解。至今尚未得到纠正。根据夫余距玄菟郡的里程、四至以及自然条件、居住、物产等判断,夫余的实际位置大体是可以指出的。

《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记载:“夫余,在长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与高句丽、东与挹娄、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方可二千里,户八万。其民土著,有宫室、仓库、牢狱。多山陵广泽,于东夷之域最平敞。土地宜五谷,不生五果。……其国善养牲,出名马,赤玉、貂狝、美珠,珠大者如酸枣。”

就里程看,“夫余,在长城之北,去玄菟千里”。郭璞在《山海经·海内西经》注中亦谓:“今扶余国即濊貊故地,在长城北,去玄菟千里”。《晋书·东

夷传》则云：“在玄菟北千余里”。魏、晋时玄菟郡治址，《三国志·吴志·孙权传》注引《吴书》：“玄菟郡在辽东北相去二百里”。《资治通鉴》作“辽东东北二百里”。现于抚顺劳动公园内发现汉、魏时古城，即魏、晋时玄菟郡旧城所在。^②由今抚顺北去千余里已至今东流松花江以北，因此从里程上看夫余活动中心应在今黑龙江省境内。

夫余四至，史书记载是明确的。夫余在玄菟北，又云：“南与高句丽”接，汉时实与玄菟郡的北界接。汉时高句丽非一部，亦非一地。《逸周书·王会篇》有高夷，旧注为高句丽，当即汉武帝“以高句丽为县”的高句丽，其地在东辽河南北地区。由朱蒙所建立的高句丽在今浑江与鸭绿江一带。复有小水貊的句丽，在今瑗河流域。夫余南所接的高句丽是原在今东辽河南北的高夷，即高句丽。

高夷、高句丽，史书亦作橐离。《辽史·地理志》：“凤州，橐离国故地，……在韩州北二百里，西北至上京九百里”。又：“韩州，东平军利史，本橐离国，旧治柳河县”。

凤州在韩州北二百里。韩州今昌图北八面城，汉朝玄菟郡的第一治址——高句丽城，在赫尔苏河（今东辽河）赫尔苏驿附近，即玄菟郡属县高句丽地，在朱蒙的句丽西北。《汉书·地理志》玄菟郡高句丽县下注引应劭曰：“旧句骊胡”，就是就这个意义说的，以与朱蒙的高句丽相区别。吴廷燮《东三省沿革表》谓：长春府属玄菟郡上殷台，五常为玄菟地。则玄菟郡北界盛时当到西流松花江北之拉林河流域。东汉时，鲜卑势力强大，檀石槐“从右北平东至辽东接夫余、濊貊二十余邑为东部”。濊貊在此指高氏高句丽，当时鲜卑与高氏高句丽交界处约在今吉林哈达岭。在今吉林省榆树县大坡发现的东汉晚期墓葬，其中一些文物具有鲜卑、匈奴两种特征，疑是在辽东塞外的鲜卑化匈奴人遗址，也就是鲜卑东部大人槐头（宇文鲜卑始祖莫槐）一系的鲜卑遗址。由此可见，《晋书·东夷传》谓：夫余南接鲜卑，当是事实。

夫余西与鲜卑接，公元前三世纪末东胡部落联盟被匈奴冒顿击破后，鲜卑远窜辽东塞外，在鲜卑山开辟新的住地，因以鲜卑为号。鲜卑山即今大兴安岭北段，夫余的西界应在大兴安岭的东麓。东汉末，檀石槐“东欲夫余”，则夫余西界已被鲜卑所据，此时夫余西界可能在今嫩江流域。^③《晋书·宣帝纪》魏正始元年，“弱水以南鲜卑名王皆遣使来献”。汉、魏、西晋时弱水是今结雅河、黑龙江的合称^④。“弱水以南鲜卑”即今结雅河以南鲜卑，夫余“北有弱水”，知鲜卑与夫余东西相邻。



夫余东与挹娄接,挹娄在夫余东北千余里,《史记·夏本纪》《正义》引《括地志》:“肃慎南去扶余千五百里,东及北各抵大海”。肃慎或挹娄在今黑龙江下游(包括中游部分地区),《黑龙江志稿》谓:今黑龙江与松花江合流点以西地为古濊地,则夫余东北界达今黑龙江与松花江合流点附近。《新唐书·渤海传》:“以肃慎故地为上京”,今松花江下游以南原渤海上京地亦属肃慎,则夫余东南当在张广才岭与挹娄为界。

夫余“北有弱水”。弱水,今黑龙江。

如上所述,夫余四至,南与玄菟郡北界接,在今拉林河流域;西与鲜卑接,在今大兴安岭东麓(后移至嫩江流域),东北至今黑龙江与松花江合流处附近,东南至张广才岭与挹娄接;北逾今黑龙江。

夫余活动中心应在今呼嫩平原一带,应当纠正过去以今农安为夫余活动中心的看法。这还只是就记载的夫余的位置说的。但为什么后来农安也有夫余人居住,以及农安为什么有夫余府之称,便是我们下面接着要回答的问题。

三、夫余的迁徙与亡后土地的归属

夫余自建国以来,一直与中原保持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密切联系,国家殷富。

公元二、三世纪,东北地区的政治形势与民族关系发生了变化。由于慕容鲜卑的崛起,称雄于东北,直接威胁着夫余的存亡。西晋太康六年(公元285年),鲜卑慕容廆凭借其势力的强大,对夫余发动一次大进攻,夫余政权一时被击灭。这是立国以来第一次遭到的打击。《晋书·东夷传》记载:

夫余国,……至太康六年,为慕容廆所攻破,其王依虑自杀,子弟走保沃沮。帝为下诏曰:“夫余王世守忠孝,为恶虜所灭,甚愍念之。若其遗类足以复国者,当为之方计,使得存立。”有司奏:“护东夷校尉鲜于婴不救夫余,失于机略。”诏免婴,以何龕代之。明年,夫余后王依罗遣诣龕,求率见人还复旧国,仍请援。龕上列,遣督邮贾沉以兵送之。廆又要之于路,沉与战,大败之。廆众退,罗得复国。

《晋书·慕容廆载记》亦记其事经过云:

(魔)又率众东伐扶余,扶余王依虑自杀,魔夷其国城,驱万余人而归。东夷校尉何龕遣都护贾沉将迎立依虑之子为王,魔遣其将孙丁率骑邀之,沉力战斩丁,遂复扶余之国。

慕容魔父涉归为鲜卑单于,“邑于辽东北”。辽东之北,当在今彰武、法库之北。太康五年涉归死,魔继位,仍在“辽东北”,至太康十年魔降晋,始迁于徙河之青山。知魔袭破夫余时尚在辽东之北。晋时夫余南与鲜卑接,夫余西亦是鲜卑,所谓“东伐扶余”,当是从夫余西部攻入。夫余被击破后,其子弟东逃到沃沮旧地,由于晋朝的帮助依虑子依罗得以恢复旧国。可见夫余被破灭后又恢复起来,其旧地仍为夫余所据。

东晋穆帝永和二年(公元346年,《慕容皝载记》作三年),前燕慕容皝复攻夫余,《资治通鉴》卷九十七《晋纪》十九记载:“初,夫余居于鹿山,为百济所侵,部落衰散,西徙近燕,而不设备,燕王皝遣世子俊,率慕容军、慕容恪、慕輿根三将军,万七千骑,袭夫余,虏其王玄及部落五万余口而还。皝以玄为镇军将军,妻以女。”

此非晋扶植复国的夫余,乃是由东向西迁来的一支夫余。他们“西徙近燕”后,被慕容皝袭破,其王玄及部落五万余口虽被虏,但仍封其王玄为镇军将军,并妻之以女,未灭其国。此即后来以农安为中心的夫余。

《魏书·高句丽传》记载,高句丽长寿王遣使向北魏入贡,世祖遣李敖封册长寿王,“敖至其所居平壤城,访其方事云,辽东南一千余里,东至栅城,南至小海,北至旧夫余。民户三百倍于前魏时。其地东西二千里,南北一千余里”。

后魏世祖在位是从公元四二三年到四五二年,长寿王在位是从公元四一三年到四九一年。箭内互推定李敖到高句丽是在四三七年间。^⑤李敖所述高句丽“北至旧夫余”的“旧夫余”应指汉魏以来的夫余,其义是高句丽的北边达旧夫余南界,并非据有其地。“旧夫余”盖与其南近燕的新夫余地相区别。

《魏书·高句丽传》:正始中(公元504—507年)“今夫余为勿吉所逐”,这个“逐”字正暗示夫余的一部分土地已为勿吉所据。

在夫余衰亡的过程中,其北部土地为豆莫娄所据,《魏书》无夫余“传”,《豆莫娄传》记载豆莫娄与夫余有异有同。“豆莫娄国,在勿吉北千里,……在失韦之东,东至于海,方二千里”。这是与夫余的不同处。“多山陵广泽、



于东夷之域最为平敞,地宜五谷,不生五果,……或言本濊貊之地也”。这是与夫余的基本相同处。所以这样,是因为豆莫娄于北魏时,已南下入夫余故地,因而《魏书》作者魏收有鉴别地将原夫余的地形、物产及“本濊貊之地”记入其传中。北魏时豆莫娄大约据有今东流松花江以北原夫余的大部分土地。

汉时夫余南界在今拉林河流域,则夫余旧地在北魏时已为勿吉、豆莫娄占有,而“西徙近燕”的夫余地则已入高句丽,高句丽的北界当在旧夫余之南。

四、高句丽、渤海夫余城与辽黄龙府

夫余有东明南渡施掩水(掩濞水)立国的夫余,有“西徙近燕”的夫余。后来高句丽、渤海的夫余城,即以“西徙近燕”的夫余故地置。其地在今农安。《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唐纪》记载,乾封二年九月,薛仁贵击败前来取新城(今抚顺北高尔山山城)唐军营的高句丽兵,高侃进至金山,与高句丽战不利,薛仁贵引兵横击,连取南苏、木底、苍岩三城,北上与高句丽战于金山。薛仁贵破高句丽于金山后进拔扶余城,“扶余川中四十余城,皆望风请服”。正是大战于今开原西北金山外的“龙农—秃河(伊通河)”一带。《旧唐书·高丽传》:贞观五年,高句丽王“建武惧伐其国,乃筑长城,东北自扶余城西南至海,千有余里”。《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二:东京(今辽阳市)“东北至黄龙府七百里”。辽阳到辽河口约三百里,从辽河口东北至扶余城(黄龙府,今农安)适为“千有余里”。魏、晋玄菟郡治在辽东东北二百里,夫余在玄菟北千余里,则《后汉书·东夷传》之夫余,更应在今农安(黄龙府)北五百里余。此亦可证高句丽之夫余城,非汉、魏、晋时之夫余,乃是“西徙近燕”的“扶余国王城”旧地。

《新唐书·渤海传》:渤海“以扶余故地为扶余府,常屯劲兵捍契丹”。辽灭渤海,改城为龙州黄龙府,即今农安。《辽史·太祖纪》记载,耶律阿保机率军征服渤海扶余府所经由的路线是:“天赞四年闰月壬辰,祠木叶山。壬寅,以青牛白马祭天地于乌山(乌丸山)。乙酉,次撒葛山,射鬼箭。丁巳,次商岭,夜围扶余城。”

木叶山在永州,今西拉木伦河及老哈河合流处南。乌山即乌丸山,其附近有乌丸川(今归流河),尽在乌州境内。撒葛山,在乌山与商岭间。从“次商岭,夜围扶余城”看,商岭应距扶余城不远。岭与岗义同,商岭当指今农安

境内从榛柴北、经柴岗、西南至三宝间的岗岭。耶律阿保机出军攻取扶余城的路线,也就是他死后回灵时的路线。《册府元龟》卷九百八十记载,陈继威于后唐明宗天成元年奉使契丹,转至渤海扶余府,适阿保机死,便随灵柩还入契丹:“其月(七月)二十七日阿保机身死。八月三日,随阿保机灵柩发离扶余城,十三日至乌州,契丹主妻始受却当府所持书信。二十七日,至龙州,……葬阿保机于木叶山下”。

耶律阿保机攻下的渤海扶余城,即今农安县城。阿保机出军路线也就是扶余契丹道通往契丹的重要交通线,阿保机夺取渤海王城(今黑龙江宁安县渤海公社旧城址)回师曾经过慎州(今吉林市附近)西至扶余城。《辽史·太祖纪》:“太祖所崩行宫在扶余城西南两河之间,后建升天殿于此,而以扶余为黄龙府云”。今农安城南约十里有二道河,东流入伊通河,扶余城西南的两河,或即今二道河,这还有待行宫遗址的发现来证实。

辽代龙州与通州,究竟哪一个是原治,目前还有不同看法。

《辽史·地理志》:“通州,安远军,节度。本扶余国王城,渤海号扶余城。太祖改龙州,圣宗更今名。保宁七年,以黄龙府叛人燕颇余党千余户置,升节度”。

又:“龙州,黄龙府。本渤海扶余府。太祖平渤海还,至此崩,有黄龙见更名。保宁七年,军将燕颇叛,府废。开泰九年,迁城于东北,以宗州、檀州汉户一千复置”。

这两段记载,有相同处亦有不同处。相同处:通州、龙州均是渤海扶余府或扶余城,渤海扶余府改名为龙州俱在辽太祖时。不同处:通州条下在保宁七年,因黄龙府燕颇叛,以其余党千余户新置,升为节度;龙州条下圣宗开泰九年迁(龙州)城东北复置。

如上所述,龙州黄龙府为原治,保宁七年因城被燕颇所据,乃以燕颇余党千余户新置龙州于它处,即《辽史·景宗纪》:“以(燕颇)余党千余户城通州”。意即新置龙州于后来通州之地,及至开泰九年乃迁回龙州于通州东北旧城,因史称为“复置”。因龙州已复置于旧城,为避免新置之城与龙州旧名重复,改后置龙州为通州。按燕颇叛于公元九七五年,《宋史·定安国传》记载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定安国王上书宋太宗称:“夫余府昨背契丹,并归本国”。即指燕颇据夫余府(黄龙府)事。又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宋太宗赐乌舍城、浮瑜府、渤海琰府王诏,令助攻契丹。浮瑜府即夫余府。此距辽圣宗开泰九年“迁城于东北”三十七年,如旧治夫余府不被燕颇



所据,则宋何以“诏令助攻契丹”?因此认为龙州黄龙府是原治,通州是南移新置,而“迁城于东北”是复置于原处。金毓黼《东北通史》将通州视为原治,认为开泰九年复置于通州东北的龙州为今农安,而通州为旧渤海扶余府。这实际是把二者关系搞颠倒了。

综合以上四个问题,认为汉、魏夫余的王族出自北夫余之裔的北夷索离国(即后来的豆莫娄),立国时间约在两汉之际。汉魏夫余活动的中心在今呼嫩平原,今农安的夫余是后来“西徙近燕”的夫余。北魏时“西徙近燕”夫余已为高句丽所据,汉、魏时的旧夫余,今东流松花江以南土地为勿吉所占,江北原夫余之地已被豆莫娄所占,因此《魏书》有《豆莫娄传》,无《夫余传》,并将汉、魏时夫余的地理条件等记载移入《豆莫娄传》中。“西徙近燕”的夫余王城、高句丽夫余城、渤海夫余府城以及辽之龙州黄龙府,均在今农安。此即对与夫余历史地理有关问题的概括性看法,不知是否有道理,望对此有研究者教正。

注释:

①岑仲勉:《隋唐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第128~129页。

②汉玄菟郡第三治址,目前尚有异说,此据辽宁省博物馆编《辽宁史迹资料》订于今抚顺劳动公园旧城址。

③《黑龙江日报》1980年8月15日《内蒙古发现鲜卑人石庙》,石庙在鄂伦春自治旗首府阿里河镇西北十八里半山腰的嘎仙洞内。夫余西接鲜卑,从考古发现证实不误。

④按弱水是“黑龙江古称”。弱水即弱洛水,其义为黄水。屠寄《蒙兀儿史记》卷一《世纪》谓:今结雅河有二源,“东源曰昔林木迪。蒙兀语黄曲水,西源曰精奇里乌刺,索伦语黄色大水”。因之弱水应以今结雅河为源,其水流入黑龙江后,古亦称弱水。

⑤白鸟库吉监修:《满洲历史地理》第1卷,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历史调查报告,1931年版。

(《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第6期)

夫余的疆域和王城

李健才

夫余后来亦书扶余,是我国东北地区的古老居民,属濊貊族。约在西汉初建国,^①公元494年灭亡,历经汉、魏、两晋、北魏等朝代,长达七百年之久。夫余王国在汉代归玄菟郡管辖,汉末,三国初改属辽东公孙氏,晋时由驻在襄平(今辽阳市)的东夷校尉管理。夫余和中原历代王朝的关系密切,贡使往来频繁。搞清夫余的疆域和王城,对研究我国统一疆域的形成,东北各民族的历史发展,探讨夫余文物的分布等,都是有益的。

汉、魏时代的夫余疆域,在《三国志》和《后汉书》的《夫余传》中都有比较详细而明确的记载。《三国志·夫余传》谓:“夫余在长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与高句丽,东与挹娄,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方可二千里。……多山陵、广泽,于东夷之域最平敞。土地宜五谷,不生五果”。《后汉书·夫余传》关于夫余的疆域四至和《三国志·夫余传》的记载相同,并谓夫余“在玄菟北千里。……地方二千里,本濊地也。”

夫余“在玄菟北千里”,是指第三玄菟郡郡治之北千里。《三国志·吴志·孙权传》裴注引《吴书》谓:“玄菟郡在辽东北,相去二百里”,此即指第三玄菟郡的郡治所在地。辽东即今辽阳,汉代二百里,约当今一百四十里。辽阳之北一百四十里之地,当今沈阳市附近的上柏官屯汉代古城。^②汉、魏时代的千里,约当今七百里,则夫余初期的王城当在今沈阳市之北七百里处求之,正当今吉林省中部一带。有人把夫余的地理位置推定在今黑龙江省境内的松嫩或呼嫩平原,和夫余“在玄菟北千里”即今七百里的记载不符。

东汉末,公孙度称雄辽东,“时句丽、鲜卑强,度以夫余在二虏之间,妻以宗女”^③,联合夫余以对抗高句丽和鲜卑。如把汉、魏时代的夫余推定在今黑龙江省的松嫩或呼嫩平原,则夫余当在高句丽和鲜卑之北,和“夫余在二虏



(句丽、鲜卑)之间”的记载不符。东汉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高句丽军围攻玄菟城时,“夫余王遣子与州郡并力讨破之”^④。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俭讨句丽,遣玄菟太守王颀诣夫余,位居遣大加郊迎,供军粮”^⑤。从这些记载也可以推知,汉、魏时代的夫余也不会远在今黑龙江省的松嫩或呼嫩平原。

两汉交替之际,高句丽乘机向西扩张,高句丽琉璃王三十三年(公元14年)秋八月,“西伐梁貊,灭其国,进兵袭取汉高句丽县”^⑥。梁貊即梁水之貊,梁水即今太子河,梁貊当在今太子河上游。高句丽县在今辽宁省新宾县老城附近的汉代古城。东汉末,中原战乱,高句丽乘机数侵辽东,玄菟二郡^⑦。由此可知,两汉时期。夫余南与高句丽接界之地,约在今浑河、辉发河上游的分水岭一带。

夫余“东与挹娄”接界之地,当在今张广才岭。据《三国志·魏书·东夷传》挹娄条载,“挹娄在夫余东北千余里,滨大海,南与北沃沮接,未知其北所极”,“其土地多山险”,“七气寒,剧于夫余。”可知,挹娄在夫余的东北千余里(约当今七百余里),北沃沮(今延边琿春等地)的北部,正当今东北的东北部山区。又据《张建章墓志》云:“明年秋杪,达忽汗州,州即挹娄故地也。”^⑧明年即唐文宗太和八年,公元834年。忽汗州即今牡丹江流域的宁安县东京城。这就是说,挹娄在今张广才岭以东到海的广大地区,其中心当在今牡丹江流域。如把夫余的北界推定在黑龙江,其居地在今松嫩或呼嫩平原,既和夫余“在玄菟北千里”,“挹娄在夫余东北千余里”的记载不符,也和“土气寒,剧于夫余”的记载不符。

东汉时,鲜卑游牧于今西喇木伦河、洮儿河以及北至大兴安岭的北部,嫩江流域以西之间。檀石槐“东却夫余”^⑨,鲜卑东进到什么地方虽不清楚,但东汉时,正是夫余的强盛时代,因此,这时的鲜卑不会东进到夫余的内地——今农安以东一带。从夫余在东晋永和二年(346年)“西徙近燕”后的王城在今农安(详见后述)的历史记载,可以推知夫余“西与鲜卑接”界之地约在今吉林省白城地区。

夫余“北有弱水”,有人认为这里所说的弱水指今黑龙江^⑩,有人认为指今东流松花江即第一松花江。^⑪我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有片面性。因为,如把弱水推定在今黑龙江,虽然和挹娄“北极弱水”的记载相符,但和夫余“北有弱水”的记载不符;如把弱水推定在今东流松花江,虽然和夫余“北有弱水”的记载相符,但和挹娄“北极弱水”的记载不符。《后汉书·夫余传》和《晋

书·肃慎传》所说的弱水,绝不是仅仅指今黑龙江或东流松花江,而应指今东流松花江和黑龙江下游(即和东流松花江合流后的一段)而言。古代把今嫩江、东流松花江和黑龙江下游看作一条河流,这从北魏时代的难河所包括的河流范围也可得到证实。北魏时代的难河,不仅仅指今嫩江和第一松花江,而且还包括今黑龙江下游。^⑫夫余“北有弱水”,是指弱水的西段,即今东流松花江的西段(据《魏书·勿吉传》所载勿吉使臣赴北魏的路线,日程推定约当今黑龙江省的通河以西)。挹娄“北极弱水”,是指弱水的东段,约当今通河以东的第一松花江和黑龙江下游。

西晋以后,夫余频遭邻近各族的侵袭,国势日趋衰落。西晋太康六年(公元285年),慕容廆破夫余,“其王依虑自杀,子弟走保沃沮”^⑬。太康七年,在西晋的援助下,打败慕容廆军,才得以复国。东晋时,高句丽和前燕、后燕争夺辽东、玄菟二郡地。东晋永和二年(346年),夫余“西徙近燕”,故《晋书·夫余传》云:夫余“南接鲜卑”。高句丽好大王时期,夫余故地又被高句丽所占据,一部分夫余人逃亡,北渡那河(今嫩江、松花江)。所以,汉、魏时代的夫余是在弱水之南,而东晋以后的夫余则是在那河即弱水之北。到北魏时,勿吉强大起来,从夫余的东北部不断向南进攻。当高句丽南下进攻百济,无暇北顾之际,在北魏孝文帝延兴(公元471—476年)以前,勿吉乘机“破高句丽十落”^⑭。后来勿吉大举南下,“夫余为勿吉所逐”^⑮。公元494年(北魏太和十八年,高句丽文咨明王三年),夫余王率众逃亡到高句丽,^⑯勿吉进入夫余故地,夫余遂亡。

据《资治通鉴·晋纪》载:“初,夫余居于鹿山,为百济(按:当为高句丽之误)所侵,部落衰散,西徙近燕。”西徙的年代在东晋永和二年(346年)以前。^⑰可知,夫余的王城有初期和后期之分。关于这个问题,池内宏认为夫余前期的王城在今黑龙江省阿勒楚喀(今阿城),鹿山在阿勒楚喀附近的某一山,后期的王城在今农安。^⑱金毓黻先生认为夫余前期的王城在今农安,而后期的王城在今辽宁省昌图县北四十里的四面城。^⑲我认为夫余西徙后的王城在今农安,西徙前的王城在今吉林市龙潭山、东团山一带。

为便于搞清夫余前期王城的位置,本文拟先搞清夫余后期王城的位置。《新唐书·渤海传》:“扶余故地为扶余府,常屯劲兵捍契丹。”渤海扶余府即夫余故地。据《辽史·地理志》东京道通州条:“通州安远军节度,本扶余国王城,渤海号扶余城,太祖改龙州,圣宗更今名。保宁七年(975年),以黄龙府叛人燕颇余党千余户置,升节度。”又据同书龙州黄龙府条:“本渤海扶余



府。太祖平渤海还,至此崩。有黄龙见,更名。保宁七年,军将燕颇叛,府废。开泰九年,迁城于东北,以宗州、檀州汉户一千复置。”有人根据《辽史·地理志》这两条记载,认为辽初的黄龙府在通州,此即夫余国的后期王城;复置的黄龙府在通州东北方,即今农安县城,是辽代后期的黄龙府,不是夫余国的后期王城。这恐怕是对上述两条记载的误断。

综合分析这两条记载可知,辽初的黄龙府因燕颇起义而废掉,保宁七年(975年)迁到通州(今吉林省四平市内的一面城^②),仍名龙州黄龙府。到辽圣宗时,国力强盛,又向北扩张,于开泰九年(1020年)迁城于东北(通州东北),复置黄龙府,即又迁回原地(今农安)。为避免地名的重复,在迁城同时,遂将南迁的龙州黄龙府改名为通州。由此可知,辽代黄龙府最初和最后都在今农安县城。这就是渤海的扶余府,夫余国后期的王城所在地。西徙近燕以前的夫余王城——鹿山,应在今农安以东,而不应在今农安以北等地求之。

西徙前的夫余,正当汉、魏时期,是夫余比较强盛的时代。夫余和汉、魏的关系密切,贡使往来频繁,受汉文化的影响较深。所以,夫余前期王城的所在地,应有相当于汉、魏时代的丰富文化遗存。从“初,夫余居于鹿山”,以及“已杀,尸之国南山上”^①等记载来看,夫余前期的王城应是山城,或王城附近有山。吉林市是农安以东,古代文化遗迹、遗物最丰富的地方。汉代的文化遗址、遗物,以龙潭山城、东团山城,以及龙潭山车站到东团山之间的铁路两侧和东团山南麓的南城子为最多。曾出土过汉代五铢钱、汉代白铜镜残片、汉代三角形铜镞、汉代灰色细泥陶耳杯、汉代陶灶、陶甗、印有五铢钱和王莽货泉花纹的陶片,以及带有“长”字的灰色瓦当残块(当为汉代“长乐未央”瓦当的残部)等。此外,还出土过一些带有北方民族特点的文物,以及高句丽样式的红色绳纹、方格纹板瓦、渤海手指压纹板瓦,辽、金兽面瓦当,宋代铜钱等。^②1973年,吉林市文物主管部门在吉林东团山南麓的南城子曾清理发掘出许多石器时代、汉代、高句丽、渤海以及辽、金时代的文物。^③

从龙潭山城和东团山城及其附近出土的汉代文物,以及山城的规模和险要的地理形势来看,^④绝非一般汉代县城的规模可比。高句丽的王都国内城周长五里、丸都山城周长十四里(包括利用自然山势部分),而龙潭山城周长亦约五里,东团山南麓的南城子现仅存南墙和东墙的一部分。这里正当今沈阳市附近(第三玄菟郡的郡治)之北七百里(当汉代千里),应是玄菟郡辖下的夫余故地,即夫余前期王城的所在地。池内宏以阿勒楚喀(今阿城)

为夫余西徙前的王城所在地,^⑤但那里还没有发现相当于汉、魏时代的古城和遗物,也和“在玄菟北千里”的距离,以及“西徙近燕”的东西方向不符。过去,因龙潭山城、东团山城(在龙潭山南三里)、九站南山城(在龙潭山北二十里松花江西岸)都曾出土过高句丽样式的红色绳纹、方格纹板瓦,便推定为高句丽山城,这也是不全面的。因为从龙潭山、东团山及附近出土的汉代文物来看,龙潭山城和龙潭山东南一带,东团山城及其南麓的南城子,绝不是高句丽在346年或410年进占夫余故地以后所筑,而应是汉、魏时代的建筑遗址,高句丽进占夫余故地以后仅加以修筑和沿用而已。现在把夫余前期的王城推定在今吉林市龙潭山城或东团山城及其南麓的南城子,不但和“初,夫余居于鹿山……西徙近燕”等文献记载相符,而且还和“盖本濊貊之地,而夫余王其中”^⑥的记载相符。

关于东夫余、北夫余和豆莫娄的问题,拟另文撰述。

注释:

①夫余之名,始见于《史记·货殖列传》,从《史记》的起迄年代(从远古到西汉武帝元狩元年即公元前122年),可知早在公元前122年和汉武帝平朝鲜置四郡(公元前108年)以前,在燕的北部已有夫余。《后汉书·挹娄传》:“自汉兴已后,臣属夫余。”

②陈连开:《唐代辽东若干地名考释》见《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第3期。

白鸟库吉等撰:《满洲历史地理》第1卷,第96~98页。

③⑤《三国志》卷30《魏书·东夷传》夫余。

④《后汉书》卷5《孝安帝本纪》,建光元年冬十二月。《后汉书》卷85《东夷传》高句丽。

⑥《三国史记》卷13《高句丽本纪》第一,琉璃王。

⑦《三国志》卷30《魏书·东夷传》高句丽。

⑧徐自强:《张建章墓志》,见《文献》1979年第2期。

⑨《后汉书》卷90《鲜卑传》。

⑩白鸟库吉:《弱水考》,见《史学杂志》第7编第11号。张博泉:《夫余史地丛说》,见《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第6期。

⑪冯家升:《述肃慎系之民族》,见《禹贡半月刊》3卷第7期;池内宏:《夫余考》,见《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13册第84页。

⑫《魏书》卷100《乌洛侯国》:“其国西北有完水,东北流合于难水,其地小水皆注入难。东入于海。”《魏书》卷100《勿吉传》:“乘船泝难河西上,至太涂河。”《太平寰宇记》卷199:“难水即那河,东入于海。”

⑬《晋书》第97《夫余传》。